

徐曉鶴 著

那天晚上

仲夏夜叢書

2

ONGXIAYE
ONGSHU



仲夏夜叢書

2

主編／向弓

那天晚上

四川文藝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何彦达

版式设计：史小燕

责任校对：韩 华

文 诺

书 名 那天晚上

定价 12.00 元

作 者 徐晓鹤

ISBN7-5411-1554-1/I·1422

1996 年 8 月 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10

字数 216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仪兴印刷厂印刷

出版说明

当我们开始策划这套丛书的时候，首先是“仲夏夜”这个词组的美丽意象吸引了我们。当说到这个词组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感到愉快。虽然年龄、经历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承认，在我们各自的记忆中，都有着一一些满天星斗的仲夏之夜，躲在最温暖的那个角落。

仲夏夜是讲故事的好时候，所以我们决定用这几本书，用这些故事，把仲夏夜还给读这些书的朋友们。

我们刚刚策划了《地平线书群》，意图以某种线索把国内近年来产生的一些作家及其作品推荐给读者。而我们准备以这一套丛书把当代海外华人作家作品逐步介绍给朋友们。也许，是因为仲夏夜总是那么高、那么远，使人不自觉地想猜测遥远的那块星空下发生的事情。

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国内已经介绍得很不少了，而且常常能引起一些热潮。我们相信，这必然有其理由。但我们无意搭上某股热潮。我们选择的标准只有简单而复杂的一条：好的故事或是好的文章，适宜于在仲夏之夜与远处的蛙鸣和桌边的清茶一起伴人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夏夜已经有太响的电视与卡拉OK的声

音，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喧嚣与骚动了。

由于某种巧合，我们第一批介绍的三位作家都是在国内开始文学创作而现在身在海外的。相信读者对他们也并不陌生。三位作家中，极富才情的严歌苓对女性心理的细腻表现无疑是一流的；徐晓鹤的才气则是男性化的，其于平淡中见真义的笔力实属难能可贵；赵毅衡是一位很独特的学者作家，学者气质能带来很多东西，尤其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高远气象。

于是我们便怀着做了一件好事的成就感把这套书献给我们的朋友们。照例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朋友们对这件作业的检验。支撑我们的信心的，是“仲夏夜”给予我们的共有的温柔，和一句必然正确的实话：

是好书，总会有人爱读的。

目 录

达哥	1
句沉	75
船票	113
人或红毛野人	133
浴室	139
船	145
那天晚上	151
他要把胳膊弯起来	157
扮演野猪	163
疯子和他们的院长	171
竟是人向城郭	207
相识夕阳间	259

达 哥

诗人说，春天到了。我一看，春天果然到了。怪不得棉袄穿起来好热。石粒妹子并没有睬他。这使我很高兴。既然春天到了，我决定还是去屙屎。叶班把扁担往肩上一挂，望天上笑了笑。牙齿很白，又很细。我知道他是不相信我。但他没权力不准一个人去屙屎。不过我还是捋起袖子，把他看手上的鸡皮疙瘩。叶班就抓过手臂翻来覆去地看。说我汗毛好深，是不是一屙来就这么深。我说不记得了，好像原先没这么深。叶班又继续看下去，还拿把所有的人都看。旷长只鼓了一下眼睛，挑一担土走了。他大约是有些脑膜炎。

我早料到旷长不会喜欢看我的汗毛，也没打算他一定看我的汗毛。这个人除了不看汗毛，就只那几下子。不过叶班看得也太久了。我反正无所谓。我反正到头来还是要去屙屎。以证明军中无戏言。叶班告诉我这不是鸡皮，是汗毛太深了。我说汗毛未必就不是鸡皮呀。其实我只是觉得他蠢得发黑眼晕。他怎么可以对一个即将屙屎的人这样讲话。落汤

鸡因此撑了一把一齿镐斜在那里，从喉咙往鼻子眼里哼一支歌。听上去好像有人在遥远的地方准备打一个喷嚏。在叶班身边他从来就是这么有恃无恐的。以为他们会要无敌于天下。我问未必一个人可以不屙屎呀？叶班重新把牙齿笑得很白乃至很细。说他并没说不可以屙屎。诗人立刻表示正好他也要屙屎了。我甩了锄头，问他有不有纸。他说只有一张烟盒子纸。石粒妹子递给我一团纸。

我们到得山上。看见太阳照起到处冒热气，的确很舒服。鞋子一下子湿了半边。我问诗人你真的有屎屙呀？诗人望我一眼，说他从昨天起就一直忘记屙屎了。还说风景这边独好。我四处看了看，没看到有什么不好。诗人解开裤带，从肚脐眼那里搓了一点东西放到鼻子门口闻闻，问会不会有妹子上来。我说怕妹子做什么。她如果看了我的，我就要把她看回来。他想了一下，搂着裤腰找到一堆灌木，蹲得只见一个脑壳。

屁股窠得好痒。以为是一条虫，一摸是片枯叶子。我换了个地方。果真有一粒虫从草根爬到草尖，停住摇摇晃晃左右地犹豫。诗人趁机飞快地屙出了一部分，浩浩荡荡吐一口气。也换了地方。看来他肚子里存货还多。我正可以心安理得。

落汤鸡又在工地上啊啊地准备打喷嚏。诗人没等他打出来已抢先嘭了一个屁。我很希望风不是从他那边刮过来而是从这边刮过去的。诗人问我，落汤鸡那样子算不算壮实有肉。我说他只是看上去有肉，实际上没肉。诗人点点头，深表赞同的样子。说叶班不知为什么要跟一个本质上没有肉的人玩得好。我吃燃一根烟，再丢一根过去。他没接到，耸起

屁股伴过来两步捡了。也吃燃放在嘴巴上。他说最恨夏天里屙屎，青头虻围了哄。还是春天好。我问要是正在屙屎妹子来了应该打哪里。他想了想，问我该打哪里？我说不能打下头，要打脸。诗人说那是的，下头反正都一样，大细差不多。打脸她就不晓得看的哪个了。问我屙完没有。我说没有，要他等一下。他于是又换了地方，憋足气继续在那里嗯。太阳越来越大，已经可以把诗人的屁股晒得晃眼。我觉得他这一点不大好。

我吐一口痰，看它粘在一根灌木枝条上晃晃荡荡。工地那一头很安静。我问诗人知不知道为什么上午出工就好累，想睡觉。他说只知道想睡觉，好累，不知道为什么。问他是不是没吃得猪油。他说没吃猪油心里就挖。范老信天天晚上用炒面拌猪油，躲得帐子里头吃。怪不得他一开口讲话就胃气深重。几时要等他不晓得搅一点我屙的屎把他吃下去看效果怎么样。诗人认为范老信不一定会肯吃我的屎。我想他讲得也对。问他屙完了没有。他起身看了一眼我屙的，又蹲下去说还没，要再等一下。我虽然实在是屙不出新的内容来了，但还是愿意再等一下。他问我为什么屙这一点点子。我说那是因为肚子痛，没告诉他其实早上我已经屙过一轮很大的了。他沉着了一气，说七寸五有猪油，旷长有猪油，哲学家的猪油不晓得吃完了没有。万矮子有猪油。我说万矮子的猪油我偷了吃过，不好吃。好像有一股味道。诗人也认为是有一股味道，讲不清。我问屙屎不出是什么病。他说有一向他也屙屎不出，四十分钟还只屙一点点。大概还是没吃得猪油。我问他四十分钟屙的比不比我的多。他又仔细看看我屙的，估了半天，说差不多。我打算下午去看病。找赵医生

看。他问我认得几个医生。我说所有的医生我都认得，还认得那个换药的眼镜妹子。他问是不是耳朵高处长了一粒痣。我问耳朵高处长一粒痣的戴不戴眼镜。

我准备数一百下就站起来。结果数来数去总不到一百。要诗人数，他一下就数过去了。这倒是真看他不出。我说有时候我数得过去，有时无论如何也数不过去。这里面一定有个诀窍。诗人说也没有什么诀窍，只是习惯。比方他本来并不很想屙屎，正好看到有一只烟盒子，屎就来了。又比方他以前一直把“披荆斩棘”念成“披荆斩刺”。其实棘也就是刺。既然斩得棘为什么斩不得刺。我认为完全是诗人有道理，完全应该让他去斩刺。我打开石粒妹子的纸一闻，有一股石粒妹子的气味。再一闻，她好像还出了汗。我早就想找个地方摸她了。不知她晓不晓得这一点。

诗人斩完刺，又起身朝我这边看看，问我屙完没有。我问他屙完没有。他说起先完了现在又有屙了。我问他腿麻不。他说有些麻，但能够把屎屙干净，还是很舒服的。我说要是每天上午到山上来屙一轮屎，那就好。他说每天屙叶班会讲。我说你怕他呀。诗人说哪个会怕他。他并没有什么本事。他连主语和谓语都搞不清楚，居然还自以为是。我觉得即使主语和谓语都被他一个人搞清楚了，也不能自以为是。他为什么跟落汤鸡玩得好？这正说明他目光短浅，七寸五比他懂味，不大管事。七寸五就只上上长了一点，以后要多吃掉他一些猪油。炒油炒饭吃。我用树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人脸，往上面吐了一口痰。

屙完屎太阳躲到云后面去了。我们拣一块平地方坐下，继续吃烟。他说天好蓝。我说天确实好蓝。他说天是湛蓝湛

蓝的。我一看，确实是湛蓝湛蓝的。他说他打算写一首长诗，歌颂铁路建设。有很多句子都已经想好了。我要他谈谈对石粒妹子的看法。他吃了三口烟，才说是不是头发长得有点跟别个不同。我说头发不同那是黄黄妹子。诗人说有一次黄黄妹子弯腰挑土的时候，看见她的奶子了。我问从哪里看见的。他说从领子里看见的。我问大不。他说没看得清，可能不很大。太阳又出来了。诗人犹豫了一下，问我愿不愿意听他那些想好的句子。我说无所谓，如果有句子听也可以。他问我这一句怎么样：“啊，驮着时代的车轮勇往奔腾！”我说这一句蛮好。他说还要大改，要反复推敲。他一般不念把别人听。我也觉得不念把别人听最好。问他写诗是不是很难。他郑重地点点头，说创新很难。过去的诗都只写的“飞奔向前”，或者“勇往直前”，而他写的是“勇往奔腾”。我问黄黄妹子晓不晓得你看见她的奶子了。他说可能不晓得，黄黄妹子一直是个大马士革，吃饭跟男的一样。我要他下次看时一定告诉我一声。他答应了。原来诗人也可以很不错。

一队蚂蚁繁繁忙忙来回跑。开始我还以为这是春天到了的缘故。诗人伸长颈根朝工地那边望望，说呆的时间太久了。我说腰痛，屙屎也屙累了，歇完气再下去。他想想确实感到腰痛。我问是不是隐隐地痛。他问隐隐地痛好还是不隐隐地痛好。我说我有时候隐隐地痛，有时候是炸炸地痛。只怕是裂了腰，那就很讨嫌。诗人说好久没吃过粉蒸肉了，问我想吃粉蒸肉不。我说什么肉都想吃，尤其是扣肉。放酸菜蒸，比粉蒸的好吃。他说他主要是吃不得太肥的，吃了肥的鼻梁痛。他用大拇指戳戳眉心，那里乱长了一些雀斑。我从来不晓得还有这样一种痛法。我告诉他如果叶班跑到山上来

看屎，就说你有一堆是我屙的。他很快就答应了。我再次表示天确实是湛蓝湛蓝的。

诗人问我看见没有。我问看见什么没有。他用烟屁股烧死一只蚂蚁。它们正在搬运我们的屎。我也烧死了一只东张西望的。我认为搬屎就要好好地搬，不应该东张西望。诗人问我还记不记得“一个豆瓣的旅行”。我说有点印象。我们又烧死好几只不安心搬屎的蚂蚁。我问为什么它们不打架。诗人说天气要下雨才打架。我说要是哲学家跟贝德罗打架哪个打得赢？诗人说只怕是贝德罗打得赢。不过哲学家发宝气也蛮猛，贝德罗有些怯火。我说最重要的是不能怯火。几只蚂蚁合伙拖了一点不知什么东西，一下左一下右地走。工地上哨子响起来。太阳照得人只想睡觉。诗人吨一声，找到了蚂蚁的洞。天气不像是下雨的样子。我很后悔刚才屙屎把尿都屙光了。我们把洞撬得稀烂，蚂蚁吓起到处乱跑。诗人伸个懒腰，认为落汤鸡的胸脯看上去很厚。但与其说是胸肌，不如说是鸡胸。诗人长了一颗虫牙。

二

下午我到医院去看病。叶班没讲什么。只看得出有些不高兴。我于是也有些不高兴。其实心里还是高兴，只不过想表明我并不怕他罢了。吃饭的时候一八二告诉我，小卖部今天到了油炸花生米。起先我并没在意，吃完饭还跟七寸五下了两盘象棋。第一盘我赢了。第二盘他吃了我一只马。但那只马并不在他吃得到的位子上。争来争去，棋盘不知怎么就乱了。直到睡过午觉醒来，才忽然记起油炸花生米实在是非

吃不可的。

高高的颧骨跟我开了张看病的条子。一直听不清他鼻音很重地对我讲了些什么话。好像是说今天去看病的太多了。又好像是说这样的天气容易得病。我告诉他春天已经到了。他耸起颧骨惊奇地看我半天，然后笑了起来。以为我会喜欢他笑的样子。我问他要了一块胶布，准备用去补球裤和帐子。又要了两粒喉片做薄荷糖吃。还想多搞几粒，他不肯了。他手指头染了一大片红药水了。

分指医院赵医生不在。跟我看病的可能是个新来的，我不晓得。以前没见过。所以他尽问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比方想不想吃饭，耳朵痛不痛，咳不咳嗽，咳的痰是什么颜色，一天屙几轮屎等等。我只好告诉他根本不想吃饭，耳朵也痛，经常咳嗽，痰里面带血丝丝，而且一天要屙七八轮屎。他又翻我的眼睛皮看，希望从那底下看出一天屙几轮屎。过去赵医生从来不翻眼睛皮，我说屙几轮屎他就屙几轮屎。这个新来的却自以为比赵医生还要高明，一点也不谦虚谨慎。

我要他开两天病假。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停下笔望着桌上一个疤沉思了一下，继续乱划了几笔。以为这样我们就看他的字不懂。其实他那笔字高高的颧骨也能划，照我看划得还要好。我问量不量血压。他按一按脉说不量了。对面的女医生就细心得多，听诊器按在一个瘦妹子衬衣里头反反复复听来听去。我打算等她最后把衬衣解开。我跟新来的医生说我的生命你要负责。新来的医生想想又在处方上加了一味药，显然是不敢负责。窗子外头一辆汽车噗地开过去。到处是灰。女医生一直不肯解衬衣。

我把领的药数了一遍。一十八粒白的六粒黄的，一粒都

不甜。全部射到坡下头一口塘里喂鱼去了。这个杂种一定是最近犯了错误才调到这里来的。一定是犯的流氓罪。我们千万不要指望他会有什么劳动人民的感情。何况太阳照着，天又是湛蓝湛蓝的。小卖部门口拥了几个人，挤一堆抢购油炸花生米。我裹紧棉袄一插进去，希望找到一个买到油炸花生米的熟人，寻块舒服地方把它都吃掉算了。但里面既没有熟人，又没卖油炸花生米。正想跟卖货的妹子调几句口味，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一看，是第八。

我问第八你到哪里去。第八说不到哪里去。第八最近是胖多了，而且也问我去哪里去。我说看病，来买油炸花生米。第八说上午就卖完了。我问卖货的妹子：

“喂！上午就卖完了？”

卖货的妹子只动了动嘴巴，好像是要反一个囁。第八说他本来也要买花生米，结果只买了一瓶辣椒油。我问他买的辣不辣。他揭开盖子给我闻，手上绑了一包纱布。

我们坐到一棵大树底下。吃了他一口辣椒油，呛得差点咳出来。他也吃了一小口，也差点咳出来。头皮和背心都炸得发痒。我说她一点也不漂亮。他问是哪个。我说那个卖货的妹子，你认为她漂不漂亮。他认为确实不漂亮。我问他手何事搞的。他说石头砸的。把纱布一层一层解开给我看，一股药膏气，里面疤疤块块看不清楚。我又吃了一口辣椒油，摇了摇瓶子。他绑好纱布，跟着吃一口。滋滋地含在嘴里，辣得不那末凶了。我问油炸花生米一次你吃得好多。他说那不晓得，至少吃得三斤。主要是从来没尽量吃过。我说卖货的妹子长得不好看。他说就只眉毛还好一点。我认为眉毛也不好。

他告诉我牌楼镇有个做裁缝的妹子好漂亮，问我晓得不。我说是粮店边头那个裁缝铺的妹子吧，那我早晓得了。我还喊一八二一起去看。第八也跟他们连队的人去看。好像那妹子不是个乡里人。但也不像个城里人。他们直想撩她讲话。她只笑，不讲话。我问第八他们连队有长得漂亮的妹子没得。第八想了想，说长得很漂亮的没得。有一个还算长得好一些的，被德宝看中了。我问德宝我认得不。他说可能认得。长得并不壮实，喜欢抹头发，不懂味。我说那你何解不抓了他打一顿。第八犹豫了一下，说早就想打一顿了，但是最近手痛。好了以后一定要开他的脑壳，要他矮在川贝妹子面前剥去他的伪装。我问川贝妹子是哪么一回事。她说她有一次去拣中药少了一样川贝。我要他递辣椒油把我再吃一口。

第八一边讲话一边抠伤口旁的痒，告诉我一到晚上尤其痒得钻心。我说那是说明在里面长肉了。第八不想马上就长肉。他说有一种病，得起来最舒服，叫黄疸肝炎。问我们连队有不，我说没听见讲过。他说他们连有七八个得了，送到省指医院住院，病好以后每个人休两个月病假，对身体也没有坏处。我问那痛不痛。他说不痛，只是浑身没劲，出不得工。我说我正好浑身没劲。他说黄疸肝炎眼睛要黄。我问我眼睛黄不黄。他看了半天，不黄。不过也可能是光线不好。

眼镜妹子揭掉他的纱布，丢到一只桶里。第八痛得直缩。我猜出他是装出来的，故意要获得她的同情。眼镜妹子果然很同情，问了他好多问题。什么你喜不喜欢吃莴笋，是莴笋脑壳还是莴笋叶子。罗里巴嗦讲不完。她一定是想跟他睡觉。我问她赵医生为什么不在。她说赵医生在呀。我说刚

才看病不在。她说如果不在，那就是不在。

接着又就莴笋问题广泛地展开讨论。一个人进换药室靠在门框上，篾折子压得咋咋响。我一看，他眉毛长得像刷巴，就没睬他。他在房里闻来闻去地搞了一下，又不怀好意看我一眼。我准备对他说看什么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他已经走了。第八后来告诉我这不是个好东西。其实不告诉我我也晓得不是个好东西。

眼镜妹子起先还很高兴。我说她歌唱得好听，跟广播里一样。她就连莴笋都不吃了。告诉我她姐姐在文工团里演沙奶奶。但是她一点也不像沙奶奶，倒蛮像是沙爹爹。我问她你是耳朵边头还是哪里长了一粒痣。她才不那么高兴了。我说这又不能怪我，未必你自己不小心长了一粒痣反而怪我呀？她要我不要痞。我说你不要假装正经。说完还对第八笑笑。第八也对我笑笑。他说每次换过药还痛一些。我很想取下她的眼镜来看看，她问我要我就要她打个嗝斯再给她。后来一想又算了。最后我对她说，我要跟你痞呀？你长得又不好看。

第八问我还吃辣椒油不。我说口干。第八也口干，于是邀我到他们连队去吃水。我本来不很想去，但正好一辆手扶拖拉机从分指门口过身，就只好爬上去了。开拖拉机的乡里人对我们喊了一声什么，没听清。我于是用长沙话大骂了他一句娘，跟第八哈哈大笑。乡里人听不懂，也丫开嘴巴笑。第八手上的纱布很快成了黄泥巴色。我们对着灰尘唱起了一支阿尔巴尼亚歌。我唱男低音，第八唱女高音。然后反过来，我唱女高音，第八唱男低音。拐弯的时候才跳下来。我朝车斗里面呸了一口痰。乡里人不晓得。我只好捡一块石头

从后面一射，车斗便哐啷一响。第八那一块没射中。他又把纱布解开来看，抠里面的痒。在塘里洗手的时候，几条游鱼咬他的绷带。

三

从第八的连队出来，天快断黑了。要不是跟德宝打一架，还会玩得晚。我一看见那是德宝就不喜欢，做作。要我们连队有一个这样的家伙早把他打死了。他两件衬衫打垛穿。说什么不打他的都是小杂种。我一脚就把桌子踢翻了。第八说那张桌子是分指食堂偷来的。那就更应该踢。开始我们是在桌上打百分。我已经出了一张梅花 K，猴子不观场，还要出 A。出错牌之后马上说是尿胀急了跑掉了。第八说我盘盘偷看他的牌。其实我只看了四五盘。有一盘还没看清楚，以为他打黑桃缺。后来觉得百分一点也不好玩。第八建议去偷点腊肉搞了吃。要猴子去猴子不去。猴子睡觉擦了颈根。上个月他也是拔颈根。

我们靠在第八的床上唱歌，一边摇脚。唱了很久，第八说我的脚臭。我闻了一下，确实是臭。但第八的也臭。他扳过脚板仔细地闻，认为虽然也臭，也还是不如我臭。我认为那是没闻脚趾丫的缘故。他就唱深深的海洋。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猴子钻到床上说有一句唱错了。他拿了一把二胡，嘎格嘎格要给我们伴奏。我要他把音搞低点，高了唱不上去。猴子拿到蔑折子挖的窗口检查了一顿蛇皮。说音找不到了。嘎格得也不像。第八又认真地闻了一次脚趾丫，仍然无济于事。